

“文学淮军”  
征文 第十一季

春风,不急不躁,像一位信步闲庭的旅人,漫不经心地从远山而来。

又一年春风拂面,我不由得想起去年踏春时偶遇的那家店。店开在桐庐石舍村的深处,群山环抱,清溪婉转,不大的一间屋,却有个耐人寻味的名字:三只蜗牛。看着三姐妹在店里不慌不忙的身影,我隐约已猜测到店名的深意。她们从浙南而来,带着被都市揉皱,又被古村抚平的不惑年华,在临溪的百年老宅里沉心手工美物,以“一花一院会友人、一针一线走天下”的心愿,开启面朝大山,春暖花开的慢生活。在老宅前方的常青树旁,她们延伸了一间绿色铁皮房,并围合出一方石院,供围炉煮茶、畅聊天地。

清风好日,树叶轻盈舞动,筛碎日影,斑驳陆离地洒落,仿佛为每一个游人的陶杯都斟满了春风。我坐在院内轻品香茗,不经意间一张泛黄的宣纸映入眼帘。它被贴在铁皮房右侧的窗户外,题字“问心几般逍遥,不计是非非”,读来很有几分闲趣与安然,与唐代诗人白居易《对酒五首·其二》中的意境不谋而合:“蜗牛角上争何事,石火光中寄此身。随富随贫且欢乐,不开口笑是痴人。”跨越千年的两首诗词悠悠漫过茶汤,这样明澈从容的心境,无论何时都能令人共鸣。

在西藏境内的梅里雪山,春风也已一寸一寸地来到,将春天一点一点地化开。与江南的春风不同,藏地的春风从不承诺花期,却会在某天清晨突然吹开花蕊。我刷到朋友小

杰的微信朋友圈,看到他发了一张紫花雪山报春图,图中是零星的一朵,开在荒寒的高山上,绽放出独属于它的绮丽。

十几年前,小杰辞去高薪工程师职位,深入藏地秘境,与当地入一起生活。而这样的契机,是他在滇藏公路的一辆破旧大巴车内遇到了斯那扎西,他带小杰爬上梅里雪山,看见人间神湖——错给。那些雪崩的轰鸣,瓦蓝的冰川,野鹿的气息,还有活得带劲儿的藏民,让小杰离开了固有的社交,抛开了世俗的束缚,追寻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。他在雪山跟着春风走,收集质朴山货,采集野生岩蜜,因为春风早把迁徙的路线绣在了高原生物的肌理里,而那些被都市快车放大的焦虑与迷茫,正在春风的吹拂中缓缓舒展。

在浙江余姚的菜市场,陈慧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她历经抱养、患病、婚变……却未在身上留下苦难的痕迹。她一边为生计奔波,一边不疾不徐地写作,将生活的琐碎与艰辛化作笔下的灵动,在文学的世界里与自己和解。她的散文,写的是菜市场里的平凡人,展现的却是世间百态里被忽视的小小美好与温暖,字里行间仿佛阵阵春风吹散云雾,带来丝丝缕缕的花香。

成名后面对外界纷扰、流量诱惑,她依旧每日在摊位前忙碌,整理货物、招呼顾客,以平和之心,轻柔待人处事。她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,就像春风从未被节气裹挟,那些敢于比桃花晚红三日的决心,终将在岁月的窖藏中,酿成最清冽的晨露。

我想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季“春风”,或许在隐避的古村落,或许在遥远的山川,或许在喧嚣的闹市。不管在哪,愿我们都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幸福。

种智慧,在“看山是山”的现实之中跃升至“看山不是山”的境界,于悬停时感受从未有过的自由。

无论跳得多高,最后都要回到地面。落地不等于失败的下坠,而是旅行的圆满以及新的起点。沙坑柔软的特点,是为了解决撞击带来的伤害,也可以说是对撞击的一种包容。理想的落地应该是膝盖微屈,顺势化解下坠的力量,保护自己,同时做好再次起立的准备。

生活给我们的启示是:每一种努力的结果,不论是否达到最初的目的,都应该用柔软的心去接受。成功了就稳稳地接住那份喜悦;不遂人意的時候也要学会缓冲,把碰撞的冲击转化为下次起跳的经验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安逸,苏轼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坚定,都是对落地最好的诠释。落地既是身体回归大地的过程,也是心灵找到归宿的过程。

每次跳跃我都觉得像是在观察一个微缩的时空:有“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”的坚毅足迹,有“会当凌绝顶”的豪情壮志,最后也归于“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平和笑谈。

腾空的身影挑战了空间的极限,也展现出生命的一种姿态。人生就是不断鼓起勇气向前跳跃的过程。重要的不是最后到达哪里,而是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态度、勇敢无畏的精神和从容不迫的风度。

希望我们都有勇气去跳跃,在自己人生的沙坑里画出一道没有遗憾的弧线。

## 春风不急

林姿

## 一跃见人生

游贵阳

## 油菜花开

胡英军

春天的脚步,往往是从一朵花的绽放开始计算的。在我们英山的乡野间,最能宣告春天正式到来的,莫过于铺天盖地的油菜花。

对于生活在山区的人而言,春天的到来总带着几分矜持与酝酿。它不像平原那样一蹴而就,而是在山峦的褶皱里,随着气温的攀升,层层递进地铺陈开来。

记得正月初六那天,我们开车去武汉。高速公路上,车轮滚滚向南,窗外的景色已从冬日的灰褐中苏醒。沿途可见零星的油菜花陆续开放,它们像是春天派出的先遣队,在尚且料峭的寒风中试探性地举起金黄的小旗,稀稀疏疏,却已让人心头一暖。那时的田野,虽未成气候,却已隐隐透出春的消息。

然而,当我们深入大山,回到被群峰环抱的家乡时,眼前的田野依旧沉静。青绿的麦苗在风中低语,却不见半点金黄。山里的春天,似乎还要再睡上一会儿,它在等待阳光足够暖和,等待温润的风在山谷里酝酿够了火候。

山里的花,开得总是有些迟。仿佛只是一夜之间,似乎听到了某种的号令,沉寂的山野骤然变了模样。此时登上高处俯瞰,便会明白什么是满眼金黄。层层叠叠的梯田里,金黄的花浪顺着山势倾泻而下,从山脚一直漫到云端。阳光洒下来,每一朵小花都举着金色的酒杯,盛满了春光,醉得人睁不开眼。

在山区,油菜花的美更显独特与壮丽。它们不择地势,无论是在平坦的河谷,还是在陡峭的坡地,只要一抔土,就能扎下根来。金黄的花海与苍翠的山峦相互映衬,微风过处,花浪翻滚,送来阵阵浓郁的清香。油菜花的香气不似玫瑰般甜腻,也不像桂花般幽远,它是一种带着泥土芬芳和阳光温度的质朴气息。

走进花田深处,人便成了画中人。蜜蜂在花蕊间忙碌地穿梭,蝴蝶翩翩起舞,有人背着锄头走在田埂上,脸上藏着笑意。这片金黄,就是希望。孩子们在花丛中奔跑嬉戏,惊起一群飞鸟,笑声清脆得如同山间的泉水。

油菜花开,不仅仅是一季风景的更迭,它更象征着新一个春天的真正到来。尤其在群山环绕之地,驱散了冬日的最后一丝阴霾,唤醒了沉睡的土地。无论寒冬多么漫长,温暖终将抵达,生命总能找到绽放的理由。

前几日还在感叹路途中的早开之花,如今再看山里这迟来的盛放,忽然明白:美好的事物,从来不怕晚。山里的油菜花,因为多等待了一段时光,便积蓄了更饱满的力量,开得更加肆意汪洋,更加动人心魄。

在这金黄的花海里,时间仿佛慢了下来。我们不必去远方寻找诗意,只需站在田头,看山峦如黛,花海如潮,风过林梢,便已拥有了整个春天。

油菜花开,是大地最盛大的庆典,也是心中最柔软的期盼。当那一片金黄染遍山野,我们知道,新的春天,真的来了。

